

10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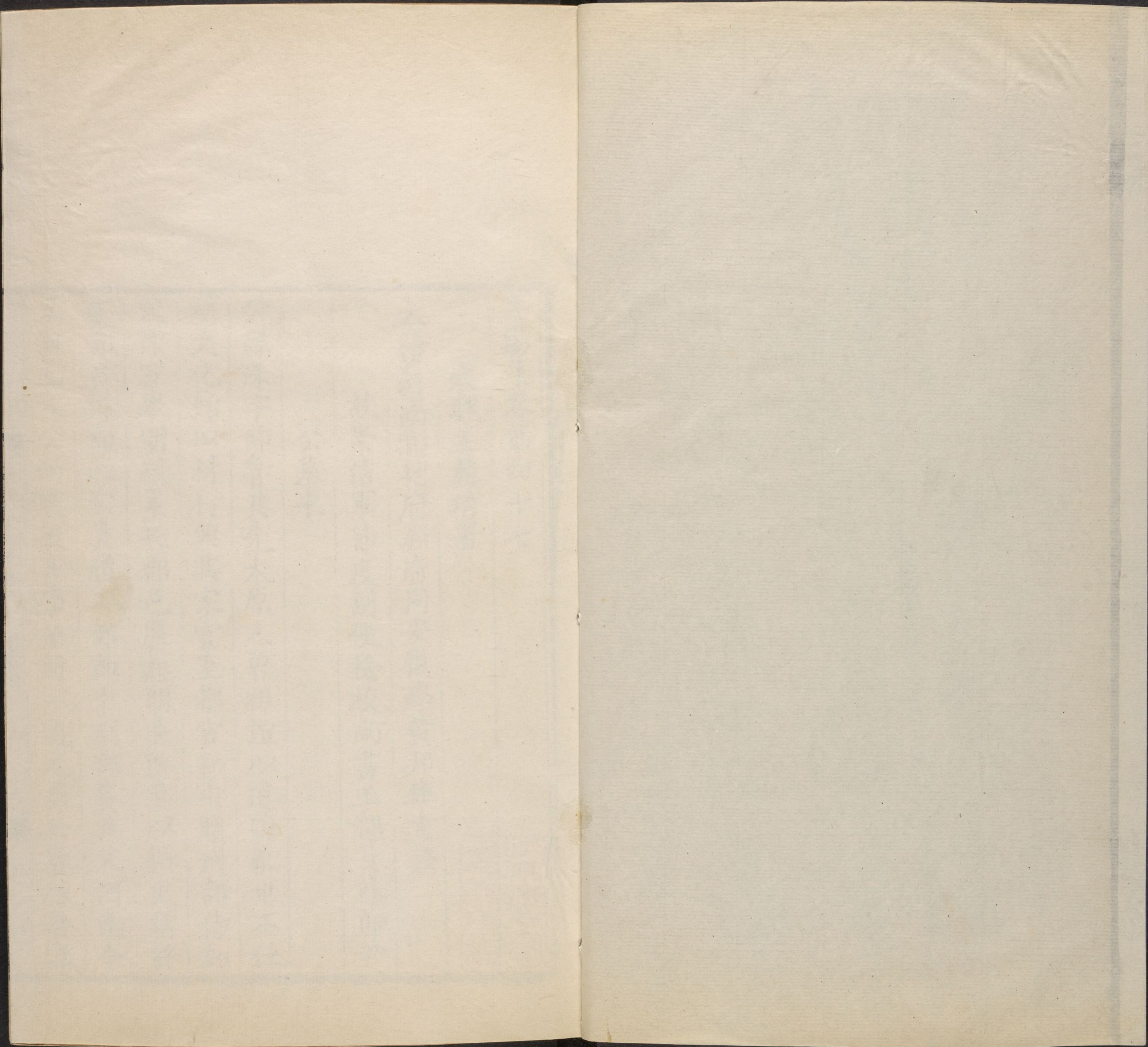
SEP 20 1963

~~CN 54287 4512.1~~

~~5366/4512.1~~

5344/4512.83







安陽集卷第四十七

宋魏王韓琦著

大清河南彰德府知府同安後學黃邦寧重修

故崇信軍節度副使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尹

公墓表

公諱洙字師魯其先太原人曾祖誼以道晦亂世不仕  
祖文化始以材行興其家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  
父仲宣舉明經累長郡邑廉恕明決所至以循吏稱終  
虞部員外郎以公貴贈工部郎中刑部葬其父河南今  
為河南人公幼聰敏喜學無所不通尤長於春秋善議





論參質古今開判凝滯聞者欣服之天聖二年登進士  
第授絳州正平縣主簿歷河南府戶曹參軍郃武軍判  
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節度掌書記知河南府伊  
陽縣時天下無事政闕不講以兵言者爲妄人公乃著  
叙燕息戍等十數篇以斥時弊時人服其有經世之才  
文康王公知而薦之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時  
文正范公治開封府每奏事見上論時政指丞相過失  
貶知饒州余公安道上疏論救坐以朋黨貶監筠州酒  
稅公慨然上書曰臣以仲淹忠諒有素義兼師友以靖  
比臣臣當從坐貶崇信軍節度掌書記監郢州商稅歐

陽公永叔移書讓諫官不言又貶夷陵令當是時天下  
稱爲四賢徙唐州丁父憂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  
府長水縣趙元昊反康定元年春寇延州大將劉平逆  
戰陷虜天子乃命文莊夏公都部署陝西之兵開府永  
興軍以經略招討之予與范公爲之副公爲判官未幾  
上遣翰林學士晁公宗慤入內都知王守忠督出兵攻  
賊公府議奏曰今將興兵尚未習練願謹邊防期以歲  
月平之使還而賊復寇鎮戎軍部將劉繼宗禦之爲賊  
所敗詔下切責俾以進兵月日來上府中復議曰將在  
軍雖得以自便然攻守大計當稟筭于朝廷乃畫攻守



二策余與公詣闕奏之唯上所擇詔取攻策已而難之  
事方寢賊復遣人以書叩延州僞請和而大舉兵寇涇  
原之山外殺部署仕福公時在慶州得涇原求援書即  
移文慶帥率其部將劉政銳兵數千人便道走鎮戎未  
至賊引去夏公奏公爲專徙通判濠州又改秦州遷知  
涇州徙渭州兼管勾涇原路經略部署司事涇原乘葛  
帥懷敏覆軍之後傷夷殘殃千罅百漏公夙夜撫葺一  
道以完時宣徽使鄭公爲陝西四路帥主靜邊寨主劉  
滄議遣其屬官著作佐郎董士濂與滄於章川堡南入  
諸羗中開道二百里修水洛城以通秦之援兵公曰賊

數犯塞必併兵一道五路帥之戰兵嘗不登二萬人而  
當賊吳舉國之衆吾兵所以屢爲賊困者由黃石河路  
來援雖遠水洛路二日而援師安然以濟今無故奪諸  
羗田二百里列堡屯師坐耗芻糧不勝計以異秦援一  
二日之速則吾兵愈分而邊用不給矣乃奏罷之便詔  
從之會鄭以府罷改知永興軍乃署前帥牒飭滄等督  
役如初二人者遂不奉詔興作不已公遣人召滄者再  
不至乃命瓦亭寨主張忠代滄滄復不受代部署狄公  
於是親至德順軍攝滄士廉下獄差官按問而鄭比奏  
本道沮滄等功朝廷卒薄滄等罪徙公慶州而城水洛



馬會慶帥孫公請終任改知晉州慶歷四年契丹遣使  
報西戎元昊詔河陝三路要郡皆擇人徙知潞州當范  
公之在二府也余安道歐陽永叔輩並為諫官天下屬  
望諸公日竭忠獻納不避權貴而公方勤勞塞上迹遠  
朝廷暨諸公相繼罷去向天下目之為賢者執政指之  
為黨皆欲因事斥逐之士廉者即詣闕上書以水洛事  
訟公且誣公在渭有盜賊制使承風指按驗百端不能  
得一毫以汙公有部將孫用者出于軍校嘗自京取民  
息錢至官貧不能償公與狄公惜其材乃分假公使錢  
俾償其民而月取其俸償于官逮按問而錢先已輸官

矣坐此貶公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泔  
牒至南陽訪醫藥疾革對賓客妻子無一感言整冠帶  
盥濯怡然隱几而卒時年四十七慶歷七年四月十日  
也公天性慈仁內剛外和凡事有小而可矜者必惻然  
不忍發見顏貌及臨大節斷大事則心如金石雖鼎鑊  
前列不可變也在軍謙勤愛士雖悍夫冗列皆降意容  
接故人人願盡其力所至郡邑修設條教務以實惠及  
下去則人思之文章自唐衰歷五代日淪淺俗寢以大  
敝本朝柳公仲塗始以古道發明之後卒不能振天聖  
初公獨與穆參軍伯長矯時所尚力以古文為主次得



歐陽永叔以雄詞鼓動之於是後學大悟文風一變使  
我宋之文章將踰唐漢而躡三代者公之功爲最多初  
朝廷之將用攻策也命葛懷敏出廊延道勤兵緩宥間  
攻賊積聚招懷種族奪其要害而保障之賊知朝廷之  
威必翻然來服則久而易制公曰是行也不患將卒無  
勇患應敵寡謀耳乃自請參議懷敏行營軍事有詔如  
請而事中罷今夫文武之士平居議論慷慨自謂忠義  
勇決世無及者一旦遇急難而試之往往魄喪氣奪百  
計避脫難以富貴誘之猶掉臂而不顧余居邊久閱人  
多矣如公挺然忘身以爲國家者天下不知有幾人嗚

呼以公文武之才犖犖然震  
下之如是曾不得一  
紆所蘊于公卿之位輔致太平之業而反遭罹讒毀遂  
終貶官此當世守道之士所以仰天歎呼疑爲善而得  
禍而中人者引以爲監思擇利而自安也然上以聰明  
仁恕御天下一細民之枉必矜而獲辨如公以文致其  
罪未有抑而不申者也故當時指以黨而排去者不四  
三年間皆復顯官處大任使公年且及此其進擢可量  
哉奈何乎天不與公之壽也悲夫公累遷官至起居舍  
人直龍圖閣娶張氏鹿邑縣君以順以慈克正家道後  
公七年而亡兄源太常博士亦以文行稱于世弟湘三



班奉職冲秀州華亭縣主簿濤泳未仕並先公而卒沂  
資性淳茂動謹門法子男四人長曰朴竒雋博學有父  
風其二未名俱早世其幼曰構今方十歲女五人長適  
虞部員外郎張景憲次繼適張氏次適太常寺太祝謝  
景平次二人未嫁姪朴文學器識足以嗣公而敦尚名  
節無仕進意至和元年十二月日沂材舉公夫人之喪  
葬于緱氏縣某鄉之某原從吉卜也范公嘗以書謂余  
曰世之知師魯者莫如公余已爲其集序矣墓有表請  
公文以信後世余應之曰余實知師魯者又得其進斥  
本末爲最詳其敢以辭旣實書其事矣又考性命之說  
而表于墓曰嗚呼自古聖賢必推性命如公之文武傑  
立而貫以忠義兮此天之性位不大顯遭讒而跌且不  
壽兮此天之命雖孔孟不能以兼適兮尚一歸于默定  
昧者不思而妄求兮徒自奔于邪徑故公臨禍福生死  
而曾不少變兮是能安性命而歸正唯大名赫然日月  
之光兮亘萬古而增瑩吾聞善人者天必報其後兮宜  
嗣人之蒙慶

故衛尉卿致仕高公墓誌銘

公諱志寧字宗儒其先渤海蓀人唐末亂遠祖避地澤  
潞而遷洛遂爲河南洛陽人曾祖達祖潛值五代多故



皆以儒術自富不求聞達父素能世其學而喜黃老言  
高放不仕以公貴累贈尚書刑部侍郎公幼沈敏博學  
強記未冠已能通六經尤深於大易嘗得疾至篤忽夢  
神人以兵略授之寤而疾頓愈因取諸家兵法讀之了  
如夙習盡得微奧於是益覽子史及陰陽讖緯之書究  
古今治亂成敗之迹慨然以功名自任咸平中舉明經  
授印州安仁尉丁刑部憂服除再調鄆縣主簿時真宗  
方復唐六科以待魁傑之士公乃上所著平燕論應識  
洞韜畧運籌決勝科京兆守向公聞于朝秩滿復上書  
論事召對龍圖閣公極陳用兵方略且言事莫備于師

卦因講其卦于上前真宗大悅親諭公曰他日勿愁好  
官朕將貴汝尋免策試特授大理評事屢乘間賜對必  
移刻執政惡之諷有司出公知越州蕭山縣改衛尉寺  
丞徙知潯州轉大理寺丞丁母南陽縣太君并氏憂服  
除赴闕復數召對真宗嘗諭二府大臣曰高某事業才  
識不可得卿等宜善任之既而面賜五品服通判潞州  
歲餘復自言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召赴闕執政以  
制舉非其時罷之特改太子左贊善大夫換供備庫副  
使知邠州居頃之真宗不豫公拜章請覲及對密奏今  
上德業日新願早建東宮以安天下之心真宗大寤面



賜黃金五十兩還所治乃詔公凡所奏事許附入內侍省通進無關銀臺代還改西京作坊副使知趙州真宗疾甚公又拜疏請東宮監國以釋萬物之疑今上登極轉北京副使改知滄州天聖中河北大雨傷民田壞三十餘城召歸爲體量安撫公悉心經畫先賑恤而後力役已而民安城完天子以爲稱職改東染院使充益利路兵馬鈐轄歲餘召還轉崇儀使充河北沿邊安撫副使改內園使知趙州徙霸州景祐初上以公先朝屢陳建儲監國之議特授宮苑使達州刺史以旌其忠繼徙深洛隰三州趙元昊初反公自隰上言請乘賊未發

選驍將銳兵分道急趨覆其巢穴所謂疾雷不及掩耳章十數上不報徙知貝州及元昊舉兵寇延州劉平石元孫陷于賊公歎曰前策不可復用矣朝廷始思公言亟召至闕問今宜何爲策公曰今將不達權謀而兵未識法制故敗乃請禁兵五百以古陣法教之旣成上臨試之復下禁衛諸帥議諸帥皆出行伍不達古法乃曰與今所習異不肯用公又言元昊北與契丹通宜爲備即命公爲河北諸州安撫使以經略之本道有嫉公之統制者言于朝曰今特置使以啓虜疑不若俾兼他職而陰主其事改授西上閣門使知滄州未幾虜果背約



以書要關南舊地徙知定州改鎮定路鈐轄公始以得時自喜曰虜果敢先發吾以術致其師當一戰以破之日訓飭士衆以期立功會朝廷遣使復通虜好公雅志卒不遂即上章告老詔以右領軍衛大將軍致仕公既得謝乃與鄧國張公太子少師任公暨休官諸老凡九人放懷林泉間以詩酒相娛樂追唐白傅九老之會京洛好事家多圖寫而傳之慶歷五年中天子思公命就第訪以邊計公即以前在河北致敵取勝之畫及別陳制虜上中下三策上之朝廷嘉納賜以縑帛復從其請特改殿中監致仕享明堂恩轉衛尉卿皇祐五年四月

十一日無疾而終享壽八十二臨終復出書一通授諸子曰吾生無以報國死而不言其恨無窮書奏所言皆國家大務天子憐之錄其三孫焉公少有大志達權變善論兵而未嘗輕與人言特爲真宗所知亟被進擢不由薦引其後有所施設而多爲當塗者沮撓故常自比淮陰武鄉侯而謂不遇蕭何徐庶人雖異其言而朝廷不能果于信用使功業不大見于世時論惜之然歷守河北邊要諸州及繼領兵鈐安撫之任朝廷以北事倚公其重如此則其馭邊經遠之術用于時者可勝載哉公于民政專以仁惠爲本北人被公之化者至今歌思



之所著皇王治統文武經緯太平助化策儒將前議兵  
機總要周易化源圖總名之爲闡外書行于世公四娶  
陶氏丹陽縣君邊氏未及封韓氏長安縣君皆以淑行  
柔德宗黨賢之並先公而亡馬氏今封京兆郡君追往  
撫孤義隆慈篤子八人損翼賁震蒙大理寺丞皆早世  
復前權撫州軍事判官天性孝謹治父學善議論漸蔡  
州平輿縣令渙西頭供奉官皆自樹立志與其宗女二  
人長適兵部員外郎王田次適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  
制趙及孫男八人孫女九人至和元年十月十九日漸  
渙舉公及三夫人之喪葬于河南縣縣南鄉某原前葬

復泣來請銘歸而暴卒公余甥壻也旣悉其生平出處  
大節又感復勤孝而死于義當銘銘曰天下之難莫如  
用兵國之安危士之死生公得之神學而易明時果吾  
用公其決成意公之策大疑小行志卒不遂歸老于鄉  
昔遇真皇言從計聽儲副之議發于至誠惟天所錫壽  
考安榮諸子皆孝力事所塋山東而安伊西而清此藏  
公骨不藏公名

故太常博士通判應天府贈光祿少卿孫公墓

誌銘并序

公諱侑字有可祖先汝陽人家世儒學自唐以來爲冠



冕名族曾祖真祖鎰生五代間恬晦不仕父庸太祖朝  
上書言當世大務擢補開封掾終殿中丞贈刑部尚書  
尚書徙居潁川今爲潁川人尚書深古學聚書數千卷  
以教諸子長子何次子僅遂以文學有大名公爲少子  
獨倜儻任俠好擊劍習兵法慕古人立大功奇節始未  
肯勤閱父書暨二兄舉進士繼爲天下第一於是刻意  
爲學而天性警拔不數年能踵二兄之業咸平三年復  
一上中進士第時契丹尚擾北邊赴調者皆擇官東南  
以自便公獨請補威虜軍判官與乘時自奮以見功業  
已而契丹講和公志不就再調號州軍事推官用知已

薦授大理寺丞知同州白水縣次改開封府封丘縣真  
宗幸亳三司使丁謂爲頓遞使表公知襄邑縣駕還職  
辨特轉殿中丞遷太常博士文惠王公隨出知應天府  
辟公通判府事王公政尚寬易而公以嚴決濟之庶務  
稱治天禧元年八月十一日以疾卒時年四十六公性  
闊達持重然每聞人之善喜如已出見非義者甚于世  
仇處身儉約而施惠及人及亡幾無以爲葬具士以此  
稱服之所蒞郡邑強明而不苛吏民畏愛焉夫一盛一  
衰其天道之常乎當淳化咸平中公二兄連舉冠多士  
而公次舉復登科天下聳慕皆目孫氏爲大小狀元家



至于父兄之訓子弟必舉孫氏以爲勸唯恨其不及也  
不二十年間公與二兄相繼而亡而公二兄之後今衰  
蕭不振僅存嗣續獨公子周爲比部員外郎知洛州端  
介有吏幹諸孫皆謹厚嚮學天顧孫氏而俾復興者其  
公之裔乎公娶韓氏柔順有賢德比部登朝累贈公光  
祿少卿母夫人追封陳留縣太君男二人長曰咸終太  
子中舍次比部也女四人長適彬州軍事判官姜義次  
適大理寺丞楚元卿其二人幼爲尼孫男五人孫女五  
人以至和元年十月七日葬于河南府河南縣太尉鄉  
上官里先尚書之墓側將葬比部以書來告曰周不幸  
少而孤先君行已在官之迹十不能記一二得舅撫大  
槩以銘之斯不朽矣銘曰

猗公之爲超然遠馳始慕古人功名自期志兮可尚逢  
也冰時卒繼伯仲以文發基試才郡邑吏惴民熙壽嗇  
于天以不大施惟公之宗始盛中衰衰而復興在公本  
支在子能孝卜兆龜符祔公先塋神兮安之

故客省使眉州防禦使贈遂州觀察使張公墓

誌銘并序

故贈遂州觀察使張公亢之將葬也諸孤具公之官次  
與平生之施爲泣來告曰公曩帥西邊我先子實備將



佐其忘身扞寇勤苦百爲固不待疏列而公知之詳矣  
昔种侯世衡事范文正公宣力環延及其亡也文正親  
爲文以誌其墓蓋悉其故吏之勞書之所以爲勸也我  
先子之事其著如此公忍遺而不書哉予哀其誠而義  
不可以辭故爲之叙曰公字公壽其先濮州臨濮人曾  
祖裕恬晦不仕祖居實鄂州嘉魚令父餘慶太子右贊  
善大夫贈吏部尚書逮嘉魚葬于宋故今爲宋人公少  
磊落有大志博學能文之外喜讀諸家兵法常慕古大  
夫立竒功偉節以震暴于當世不爲拘儒齷齪之行始  
冠中天禧三年甲科任廣安軍判官滿歲再調應天府

推官南都地素旱民苦水患公爲治白沙石梁之渠壅  
者悉通而田以歲獲本道轉運使上其狀就改大理寺  
丞知南京留守判官事府尹晏元獻公性方嚴少許可  
獨知公府事無鉅細皆以屬之而無不集者轉殿中丞  
應李文定公辟簽書西京留守判官事籍田恩遷太常  
博士改屯田員外郎徙通判環州未行改鎮戎軍公素  
負膽略旣得貳邊政於兵事益以究習揣知元昊性凶  
殘喜誅殺勢不可制上書請先爲之備又言西北二垂  
攻守之策其言深切較著前後章數十上於是天子知  
公有將帥之材數欲用之會丁母憂去職未幾契丹聚



兵幽涿北邊搖動乃擢公爲如京使知安肅軍事詔趣之任公不得已而起召對便坐公奏曰契丹被先帝大恩歲享金繒之賜甚厚今其主孱而歲歉反疑爲中國所窺故爲此耳不足慮也萬一背約臣請環甲爲諸軍先上壯而遣之公至則務廣恩信前爲防之過者盡以撤去而虜卒無他遷莊宅使知瀛州事實元初元吳果反上記公言亟改右騏驎使涇原路兵馬鈐轄兼知渭州事涇原當寇之衝而地殊坦平在四路中其責尤重公守備嚴密軍政修舉賊度不可犯乃會兵入鄜延大將劉平石元孫輕薄其鋒俱爲賊所擒關內大震乃以公領忠州刺史充鄜延路鈐轄兼知鄜州事未幾改西上閣門使充本路都鈐轄駐于延州時范文正公帥延以國士待公凡深謀大議公必預焉慶歷元年秋賊入麟府臨豐州破麟府之間諸堡寨圍府州事聞乃命公爲并代都鈐轄專管勾麟府軍馬公事賊攻城幾旬日不能下引大兵出境而留軍屯府北之瑠璃堡時縱游騎四抄二州閉壘不敢出人情大恐公自受命晝夜馳至府城下城中尚不敢啓關公出所受勅示之而呼曰我新張軍馬也衆心始安乃啓關公入即大啓諸所塞門縱民出入視禁旅尚數千人皆奔北之餘股粟無鬪



志公乃募執役下軍之敢戰者得數百人使擊賊至暮  
爭持賊首以獻公躬自犒獎取錦袍以衣之大夸于城  
中連數日皆獲賊如前賞於是禁旅悉慙而奮曰我輩  
豈不如彼下軍者願出效死公度其可使即命擊瑠璃  
之賊衆馳至賊堡大破之斬首二百餘級餘皆奔去獲  
牛馬橐駝以千數公盡以賞所獲者軍始復振然自府  
餉麟泚兵衛不敢進二年正月麟之郊賞至上遣中使  
督公護送賊果出鈔奪不能得乃聚兵數萬邀歸路公  
回至柏子寨遇之時衆不滿三千公激之曰汝輩皆陷  
死地能前鬪則生不然則盡死於是士皆感動爭奮會

天大風公乘順風以擊賊賊遂大亂斬首六百餘級賊  
相蹂踐赴崖谷死者不勝計軍益大振乃修復二州之  
間賊所破堡寨有寧遠寨者据麟府之中最號險要建  
興役賊出兵爭之公命虎翼軍執萬勝軍旗幟爲陣以  
挑賊賊素知萬勝新軍之罷軟者果輕犯之而虎翼軍  
萬弩齊發短兵繼前公又遣驍將出賊後以夾攻之賊  
遂奔潰斬首二千餘級賊自此不敢復出蓋不踰月而  
五寨立二州始通公復奏曰今五寨所通麟府往來之  
一徑耳旁皆空曠無所阻防若更增並邊諸柵以相維  
衛則蕃漢之戶可歸而河外安矣議未下而契丹渝盟



河朔大警朝廷命王德用爲定帥楊崇勳爲鎮帥而以公領果州團練使爲瀛帥王楊皆位兼將相而公以才望參其任時論偉之居數月契丹再議通好元昊入涇原大將葛懷敏禦戰死之關內復大震改公四方館使充涇原路經略安撫招討等使本路都總管兼知渭州事公酉時受詔戍時上道及至渭賊去方數日四野一空瘡痍滿城編戶屬羗皆逃散失業公盡慮經制殆忘寢食曾未數月境內以完逮鄭公戩來帥四路與公處事不相合朝廷知其不能容乃遷引進使徙并代副都總管兼經略招討副使而御史梁堅復撫公細過論之于朝遂起獄邠州窮治數月不能得公大過猶奪引進使充本路鈐轄居無何夏人與契丹有隙大戰黃河外時范文正公爲參知政事被詔宣撫河東以備之復還公引進使爲并代路副都總管知代州兼河東沿邊安撫事范公至河外親按形勢利害以爲不增廣堡寨則河外終不安乃奏用公前議仍以公總其事詔可之經路使明公鎬以謀不出于帥府極奏言其不可又屢以文移沮止之公執不聽興作如初不踰時而諸寨成乃自劾違經略使節制上知其利置而不問凡建寨十四於是蕃漢歸者數千戶歲減戍兵萬人省轉輸萬萬計



虜不敢窺邊而河外遂無虞久之復徙爲高陽關路副都總管兼知瀛州事瀛城小而民衆邊有警則自外至者無所容公奏廣東南關與大城接民大喜爭出貲以助費時夏文莊公留守北都兼河北路安撫使以公嘗在西邊不附已因奏曰今與虜和而廣城不可復命公止其役公曰當俟報不可止城幾就詔領眉州防禦使復帥涇原而瀛城後人卒成之衆論爲便時渭軍郊恩有賜帛庫中所有物良而估直賤二司所給物下而估直高公乃命增損其直而使兩均之以便請者轉運使乃奏公擅減三司賞給之價夏公時在樞密院公遂坐此奪所領防禦使降知磁州事御史宋禧不知其詳又疏公向以庫銀假牙吏市易得利而歸已今責尚輕於是又奪公引進使爲右領軍衛大將軍知壽州事其後三司所給諸路軍賜率得更平其估而陝西轉運使又奏公向假庫銀利悉以資牙校而非公自取也公旣無名被貶不出一言以自辨但以從內地不當享俸願復臺省舊官退治僻郡乃改將作監知和州事坐所舉官累徙知筠州事始赴上召還復爲引進使領果州團練使入朝復眉州防禦使充真定府路副都總管明堂恩遷客省使初公督役河外暴露原野爲大寒所中得足



疾久之方愈至是復作求解兵任改知衛州事徙知懷  
州事出視河防與隣州守相遇于境上監司以爲言徙  
鈐轄曹州改河陽兵馬總管公辭以疾願還朝籍授秘  
書監未幾復爲客省使充徐州總管領防禦如故嘉祐  
六年六月二十九日以疾卒時年六十三御史中丞王  
公疇上言張某有再造麟府之功不加褒卹無以勸天  
下上亦惻然思其勞故優贈以官非常典也公氣貌魁  
傑襟懷擴然無貴賤一以誠接之御軍雖嚴明而人悅  
其乎怒故每臨敵士皆願奮而投死未嘗少挫涇原屬  
羗感公恩信凡易地必遮道匍匐號泣請留公移日不  
能去麟府蕃漢之民幾萬戶得骨肉相保生業完復荷  
公之德最深聞公之喪皆拊膺慟哭曰亡吾父矣往往  
繪公像祠之而至今不敢斥其姓惟呼之曰閤使公重  
義輕財出於天性赴人之急殊無愛惜在邊賞犒軍士  
牛酒必豐公帑不充則傾家橐以濟之內外親族貧無  
以資者必分俸周給故忌嫉之人緣公好施多組織疑  
似相擠陷而屢遭謫官然公乃怡然未嘗感感于懷也  
嗚呼公文武之材可謂著矣自二垂有警西之急則自  
北而西北之急則自西而北當倉卒之際未嘗不首被  
選任公以忠義自許不顧險艱卒能成卓然之功向之



處公麾下如狄青王信輩皆積小勞而膺大任者不可勝數而公蹇而不偶徘徊于橫班者幾二十年及其病也則又彈射遷逐曾不得有少安之地悲夫然仕患有聲而無實果有其實也雖見抑於生前必蒙榮於身後茲公所以膺顯贈信前烈傳諸信史爲不可泯之光耀識者之辨孰得孰失公初娶尚氏封壽陽縣君再娶侍其氏封樂安縣君子男九人杰西頭供奉官樵信州軍事推官黯右侍禁焄左侍禁杰右侍禁煦徐州滕縣主簿烈左班殿直儻試秘書省校書郎默早天杰樵烈皆先公而亡女四人長適殿中丞趙約之次適著作佐郎高士綸次適太原府陽曲縣主簿榮咨道次在室八年十月十八日其姪三司戶部副使燾與公之諸孤舉公與夫人尚氏之喪葬于宋城縣長樂鄉之清溝里其銘曰

惟人之稟固罕兼備志于大者或遺其細故昔任人必隨以器小不之疵衆長參治騏驥在絆責以千里欲馳而蹶咎則誰致稱善御者夫豈如是噫猶公兮用終不

既

故尚書都官員外郎贈工部郎中杜公墓誌銘  
公諱起字齊賢其先京兆杜陵又曾祖合唐末徙家蜀



郡成都縣祖祚皆以世亂不仕父崇幼以文行稱值孟  
氏據蜀耻就僞祿乾德三年太祖平兩川乃盡室來京  
師未幾以疾亡公登朝累贈尚書屯田員外郎公倜儻  
有大志涉獵經史好讀左氏春秋孫吳兵書舉進士兩  
上不中第常謂人曰大丈夫當學文武之道立大功以  
取貴仕章句篆刻不足爲也景德初契丹犯塞真宗皇  
帝議親征將幸澶淵公曰此吾時也乃携所著禦戎策  
詣闕以獻大抵舉漢唐制虜之失以質當今之宜且言  
契丹可屈之狀上覽而竒之翌日以褐衣詔對便殿公  
又面進十竒陳河北用兵形勢上大嗟賞將試以官且

問其欲公以母老寓居壽州之壽春縣願便於就養於  
是特賜進士第授壽春縣主簿以榮之公至縣屬歲大  
歉乃出家財犒親舊盡率其羸以哺飢者爲諸縣倡旁  
邑豪聞風始競納粟民賴以濟郡守周公絳表稱其能  
自以爲不及公繇是益知名再調越州山陰尉滿歲補  
舒州望江令縣之丁版自李氏納土五十年間數登者  
增其賦亡者不除籍民甚苦之而不敢訴公以非國家  
意悉蠲除之又以大水害民田流殍者衆即發縣廩以  
賑民旣而白州自劾其專州將媿而不敢詰遠近稱之  
秩滿授靜江軍節度推官丁太夫人梁氏憂去職服除



用文靜呂公夷簡薦章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蘄州蘄  
春縣事在縣疏治壞塘溉田數千頃民感其惠縣有唐  
史君杜公生祠乃圖公像于廟而配食焉今上即位遷  
秘書丞賜五品服尋以謀葬壽春請換近邑徙知濠州  
定遠縣事俄轉太常博士通判興元府事代還進秩尚  
書屯田員外郎通判宿州事嘗與郡守因議事不相合  
時章獻皇后臨朝中貴人過郡知而奏之廼與郡守兩  
得罪公即授海州監稅明道改元以恩遷尚書都官員  
外郎通判信州事途次杭州覽湖山之勝喜謂家人曰  
吾得終焉之所矣亟上章請老未報感疾終於杭州之

碧波亭享年七十二公素負器業以功名自許當草澤  
賜對之辰首乞復有唐識洞韜略等科以拔異材後卒  
施用罷山陰又上書言和戎之利不可以恃而安也願  
益講武備爲長轡遠馭之策會時方承平不克伸其志  
乃屈於郡縣之治故其善政遺愛及民者多矣昔漢文  
嘆李廣之才以爲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其命也  
夫公娶楊氏故禮部尚書昭儉之孫殿中丞正之女累  
封永安縣君事夫治家動有法度後公再月而亡子昉  
博學能政初叙公致政恩補郊社齋郎今爲太子中舍  
女三人長適進士穆震次適左侍禁閣門祇候王中立



次適屯田員外郎于房孫五人曰偉中進士乙科泉州清溪縣尉曰儀郊社齋郎曰傑曰伾曰偕悉舉進士中舍君登朝贈公工部郎中夫人追封天水縣太君皇祐三年八月六日中舍君自杭舉公與夫人之喪歸壽州以十一月二十五日葬于壽春縣仙鄉張直村從先屯田之兆葬之前中舍君具述先烈請銘其實予以友壻之分義不可讓乃爲銘曰  
嗚呼杜公何材業之備兮位則不充豈所蘊者大兮不時之逢著其事于官政兮挹循吏之高風有子克家兮命則考終慶流厥後兮與休聲而曷窮

故將作監丞通判陝府張君墓誌銘并序

景祐元年春三月十八日上御崇政殿親試天下所貢士命近臣較其文而以張君唐卿爲之冠越八日上復臨軒賜君第一人及第君素以文行爲東州士人所稱又鄉舉與禮部試俱在高等及春榜下衆論翕然以爲得人君時集同榜諸進士于相國佛舍處凡動作無一不如宜者故雖宿儒舊學當世知名之士無不瞻企歎伏甘處其下曰得狀元者如此吾榜之光矣釋褐授將作監丞通判陝府事君才敏識高於吏事無不通達佐府未數月治聲四出時雨水害民田君爲親按屬縣得



民可蠲其賦者十九遂以狀白轉運使而轉運使尚欲  
哀取不肯如君言君即抗疏陳具事詔從之又民有孀  
母再適人而死及葬父而痛母之不得祔于其尊也乃  
從繼父壙中盜母之喪而歸與父同瘞焉事敗時君權  
府事有司請論如法君曰是特知有孝耳乃可以常法  
斷之耶遂杖而釋之然後具其事以聞朝廷是之其恤  
物平刑多此類也四年春丁父憂去職君天性純孝自  
訃至晝夜號慟不絕聲聞者爲之感愴終以哀毀過甚  
踰月得疾嘔血而卒年二十八三月二十五日也君字  
希元青州人娶王氏都官員外郎告之女生一女後君

一年不育曾祖昂贈職方郎中祖從贈祕書少監父思  
終太常博士贈度支員外郎母王氏贈長壽縣太君君  
幼聰悟喜讀書不與諸兒相戲狎方十歲則語默有常  
節家人僕隸率不敢以童子待及長耽玩經史殆忘寢  
食每文章之出遠近爲之傳誦與石守道遊最相知守  
道嘗有書遺之曰他日主吾道者希元也天聖中余通  
判淄州君時年十七自青州持書來訪余觀其文雄富  
老重殊不類少年者所爲亟加禮接之自是余常謂人  
曰張某必取高科有盛名於天下君之親友往往記余  
言以爲知人文正范公亦知君爲深嘗與余評論人物



嗚然謂余曰凡布衣應科舉得試殿廷下必婉辭過謹以求中格人情之常也而張某者爲積善成德論獨言切規諫異以感寤人主立朝可知矣使今而在必以直道爲一時名臣其推重如此弟祕書丞唐民雋警有文知名于世丁仁壽憂雖家甚貧而力謀舉父母與諸兄之喪以嘉祐四年春歸葬鄉里將葬以書來告曰公知監丞兄之深者願得公文以誌其墓乃爲銘曰  
嗚呼希元天地之久人生其間百年一瞬何較聘顏唯得令名猶穹壤然亘千萬世不隕不騫君得之矣夫何恨焉余爲斯銘不愧其傳嗚呼希元

故河南尹君墓誌銘并序

河南尹君名朴字處厚師魯之長子也幼博學能文通春秋知古今議論根蒂經史明白是非雖先達父友皆竦然屈服不敢以齒少遇之師魯高文大節當世師仰居家未嘗不以古聖賢之道誨其子弟故處厚不獨天性超絕以承父之教薰炙漸漬而至于大成焉嘗一舉進士誤爲有司所絀反笑曰是豈足以盡吾才耶師魯勉以應制舉於是所記益廣所舉益深師魯每嘆曰吾道之克傳吾門之所寄在此兒也慶曆中余與今樞密副使田公元均奉詔宣撫陝西時搢紳草澤上書以方



畧言者數百人余請田公第其高下而獨取布衣趙仁  
濟者爲第一然怪其所論特竒疑非仁濟言旣而知處  
厚代爲之田公驚而謂余曰尹氏有子矣尹氏有子矣  
自是余常稱於公卿間謂其學必能繼師魯其才必爲  
朝廷所用不幸年二十五而亡良可哀已師魯諱洙官  
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以讒貶崇信軍節度副使未起  
而卒處厚娶王氏再娶宗氏一男曰渙一女尚幼處厚  
將從師魯之喪葬于緱氏也其從弟材來告曰伯父以  
公之知處厚也嘗屬材曰異日當請銘于公今葬矣敢  
以伯父之言告乃爲銘曰

維壽維天達者一焉愚壽而滅賢天而傳嗚呼處厚孰  
短孰延吾疑禍福不主于天惡考不折善考不年天果  
主耶胡爲而然

安陽集卷第四十七



安陽集卷第四十八

宋魏王韓琦著

大清河南彰德府知府同安後學黃邦寧重修

故許州觀察推官曾君墓誌銘

余慶亞末作帥中山時曾君以布衣來請見與之語皆  
根本道義觀其文則典贍而可喜余固知其遠到者遂  
延之公館使與諸子姪游而爲學益勤爲文益工皇祐  
四年秋與余姪直彥俱赴舉京師春預崇政試皆登乙  
科君補安肅軍司理參軍歸故里奉二親以之任官滿  
用薦者得補永州祁陽令尋丁母陸氏憂服除再調桂



州臨桂令會余爲仁廟山陵使辟掌牋奏永昭訖事奏其勞擢授許州觀察推官值歲大旱民飢疫作州缺守而無見糧君亟白轉運使願得一奏牘持之至闕下訴于執政者宜有以濟轉運使如其請君即馳至丞相府上其奏其言飢餒乏食之狀不急爲之救則死者不可勝計矣朝廷始驚乃運京倉與江淮所漕粟往賑之君歸而飢者聚州下無慮數萬人君日復周視之均其廩食病者則躬致其醫藥雖民賴以再生而君遂爲疫所中卒不能起年四十四治平四年三月二十五日也君名炳字文伯建昌之南豐人父仲舒有道不仕子思古

思中思遠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縣某鄉某村將葬諸子泣來請曰先子公之門生而素被知者得公一銘而內之壙中存歿之光矣銘曰  
有才而不得殫其蘊有祿而不得終其養雖力仁而濟物兮反自罹其天喪茲天道之難知而世人之共悲者則余也豈獨以門人而大愴

故安康郡太君陳氏墓誌銘

其第五兄著作諱璩有子尚書比部員外郎監在京麴院正彥援郊祀恩贈兄尚書職方員外郎熙寧三年冬得告焚黃因自襄邑遷其妻王氏之柩歸于里中而母



安康郡太君欲同展塋域正彥即奉以行未幾正彥來報始至相未厝王氏即侍母太君歷拜先塋及次新安墳所而母太君宿疾忽作十二月十二日終于孝親佛舍某得訃駭泣既而嘆曰是豈偶然哉方吾嫂康寧時專意來展塋域回止墳寺而忽焉不起具免夫道路肩挽搖頓之苦而無甚寒極暑疲力難進之患去吾職方兄之塚百步而近安然以歸其夫墳中非積善之至孰享茲福嫂姓陳氏曾祖從信事太宗于潛邸深曉財計及即位寢被顯擢終左衛大將軍度支使祖惟德以蔭補衛尉寺丞父士元幼嗜學舉進士未第而卒嫂年十

八歸於職方兄天資婉淑事其姑秦國太夫人曲盡婦道當兄之未官貲用多乏中饋之事怡然自力未嘗少懈秦國亦愛而遇之猶息女也執秦國喪號慟几筵動必如禮接內外宗黨柔和自下故皆得其歡服性仁慈信奉釋教誠不害生物每見窮悴可憐之人必亟自損刻而振施之遇尊長諱日則先期齋潔躬誦佛書以嚴追薦如是者三十年益久益勤兄方逾強仕而歿嫂嫠居惟正彥一子孜孜訓導遂以成立而正彥亦篤孝過人凡嫂起居之際朝夕在傍侍膳則進其可食者而去其不可食者以至衣之厚薄必使宜其涼燠平居左右



瞻仰顏色若稍失調適則遑遽按閱方書裁量藥劑唯恐其意之不及也俟嫂痊愈已方少安嫂用是每體中  
有少不佳或隱而不自言慮其子勞軫之過也然嫂雖  
享年六十有八不為不壽而不足以副其孝養之心甚  
可哀也四女長適尚書職方員外郎王克存次適大理  
寺丞王居正次適太子中允集賢校理李清臣次適屯  
田郎中成黼皆聞人材彥士族欽矚嫂始封保寧縣君  
次封保寧縣太君次封安康郡太君一以正彥升朝遇  
郊恩餘皆某頃在宰府陳情特封非常例也以四年二  
月二十八日合祔于職方兄之塋將葬正彥曰母太君

平生懿行美德無如叔知之詳叔當以銘銘曰  
惟人之生云何不逝惟逝之臧其致匪易噫嘻安康終  
也特異躬來展塋始次墳寺疾生莫測遽不能治旁視  
夫穴不勞而暨兆福之全事豈斯契慶歷乙酉實為兄  
誌日月之馳僅將及世今茲熙寧辛亥之歲又銘吾嫂  
哀胡可既書其大方是謂無媿

故仁壽縣君張氏墓

余第二姪殿中丞公彥妻張氏職方郎中文昌之女性  
柔靜自幼不妄語笑惟姆訓是服逮歸韓氏儀德益修  
平居端然以法度自處宗親欽式之公彥在官潔廉自



奉菲薄而張氏素淳約能內爲之助治家無一橫費故  
用度自給而俸常有餘時俗所尚於婦人服玩尤變易  
不常工人每高其直以相誘銜往往捐故所有甘心而  
趨之惟恐其後也而張氏目之淡然未嘗爲之少動實  
閨壺之難能也公彥遇嘉祐恭謝天地恩封仁壽縣君  
四年春公彥亡張氏哀久成疾八年三月十日卒于相  
州感化鄉之私第年五十四長子曰確試祕書省校書  
郎次曰愷力學未仕俱早世次曰恬祕書省校書郎尤  
孝而有文張氏亡摧毀骨立其年冬亦卒次曰恪方肄  
進士業五女長適鎮潼軍觀察推官孫扶次二女俱早

亡次適新州新興尉監襄邑倉王愷次適相州司戶參  
軍陳厚熙寧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以其叔姑安康郡太  
君陳氏之葬乃舉張氏之柩納公彥壙中銘曰  
嗚呼張氏處婦之道靜以約兮侈麗之事婦人所好殊  
能略兮闈內之治宗姻以法德云邈兮享年不遐有子  
多喪天平虐兮

故壽安縣君王氏墓誌銘

余第四姪尚書比部員外郎正彥妻王氏故相文正公  
曾之孫刑部郎中祕閣校理緯之女也文正公以道德  
忠信相仁宗以興太平大名重望爲諸宰之冠而治家



不失儒素閨門肅然故王氏自幼已稔習其門法婉嫵  
之行不教而修既歸韓氏以淳約之性職我內事能持  
已不自厚而遇衆以均從正彥崎嶇小官雖浣衣薄食  
未嘗有不滿之色和睦內外怡怡如也宗黨賢之事其  
姑安康郡太君年踰二紀柔順之道終始不懈嘗以尊  
幼被疾外無良醫遂精意方書晝夜研誦卒通其大方  
門內病者或自治之多獲痊已正彥登朝遇郊恩封壽  
安縣君熙寧二年春正彥通判越州代歸塗次秀州舟  
中得暴疾數日遽不可治年三十九二月二十一日也  
五男長曰輯婺州司戶參軍次曰嚮曰邕曰喬並勤于

學未仕次幼未名三女長適進士張元素二並在室而  
輯自王氏之亡守其柩至于終喪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以其姑安康之葬王氏從葬于相州安陽縣新安村先  
塋之西南術者云外庚穴也銘曰  
王氏之生賢相之家能蹈世法不驕以夸德則多美命  
兮不遐福善之報其當爾耶

故東平縣君呂氏墓誌銘

余長子太常博士祕閣校理忠彥妻呂氏故相文靖公  
夷簡之孫觀文殿學士尚書吏部侍郎公弼之女也文  
靖公以王佐之才輔相仁廟二十年間仁恩德澤浹洽



天下而觀文公繼以隆名偉業居右府翼兩朝故呂氏襲其京慶而賢明柔淑之性邈然宜異于衆也年十六歸韓氏雖尚妙年能不以貴相之家輒自驕懈婦道修謹過于老成其姑衛國夫人崔氏愛而撫之謂其可教衛國治家謹肅仁而好施親族無踈近資卹周至其心勤勤唯恐不及呂氏常在左右朝夕師仰稟訓不怠悉能知其薄已厚物之意及衛國之薨余則以家事付之呂氏奉其姑遺法惕然不敢失凡所施設與衛國平日無少異焉於是內外欣服知克紹其風矣治平二年秋得疾淹久數泣而謂忠彥曰我疾勢日加萬萬不可治

我有幼妹在家君若全舊恩以續之必能卹我子矣二姓之好不絕如故我死無恨矣八月四日果以其疾卒年二十七時觀文公始擢貳樞府悲思不已乃爲奏得追封東平縣君生三子長曰錦孫次曰必孫皆早天次曰治太常寺太祝聰謹嗜學呂氏尤所鍾愛忠彥不忍違其遺言爲娶其妹熙寧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因其伯姑安康郡太君陳氏之葬自京遷呂氏之柩厝于相州安陽縣豐安村先姑夫人之兆次銘曰

吾得衛國同吾壺中治家之法惟平以公內外親黨無恩不蒙呂氏嗣之得其清風如何不韋  
盛年以終失吾



良婦哀兮可窮

安陽集卷第四十九

宋魏王韓琦者

大清河南彰德府知府同安後學黃邦寧重修

故秘書省校書郎韓恬墓誌銘

恬字安之余姪殿中丞公彥之第三子母仁壽縣君張氏幼雋蕙喜學讀書強記而爲文辯速余嘗較公彥諸子謂恬他日必能先取科第以才名自立嘗求補試國子監生程文中等俄丁父憂未幾其仲兄愷與二妹繼亡恬與母張氏益大悲駛不能自寧余遇嘉祐明堂恩亟先奏恬得祕書省校書郎及爲娶職方郎中董之邵



之女且以慰其母惻獨之心張氏喜甚屢泣以誠恬令  
益自修飭以報恩鞠之厚已而張氏復感疾議歸鄉里  
冀得移其故處而遂平逾八年春不幸疾久卒不起恬  
既併罹酷罰夙夜號躄幾以殞絕猶能手疏母之行實  
請余爲其墓銘終以哀毀之過其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亦卒時年二十二女二人長曰壽女次曰安女並幼後  
恬服除董氏以無男子歸其父家壽女者熙寧初元又  
不育嗚呼禍釁之來未有如恬之一門相仍窮苦如是  
之甚者也悲夫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以其叔祖母安康  
郡太君之葬乃舉恬之喪葬于相州安陽縣新安村先  
塋東其兄確之墓次葬師所謂穴之外庚也銘曰  
父母諸兄兮相繼亡于前二女之幼兮一復夭于後妻  
無以守歸其家爾獨于茲瘞其柩何罪而當此罰耶豈  
數之適相偶耶天平冥冥吾安以究

姪孫亶奴墓誌

余第五姪司門員外郎通判趙州方彥年四十餘始有  
一子以其生于相州取河亶甲居相之義遂名之曰亶  
奴亶奴狀貌絕美語言甚慧故方彥與其母向氏愛而  
視之謂雖希代之寶不如吾兒之貴也而撫育太過易  
以生疾才及五歲而夭其母哀思不已雖其亡逮今數



安陽集卷第四十九  
年矣而飲食衣服與夫玩好之具猶日奠而時致之與  
存者無異甚哉其愛之難解也熙寧四年二月二十八  
日以吾嫂安康郡太君之葬因自趙州遷而瘞于先塋  
之東祔從兄確之墓次刻石以誌且慰其父母之心云  
故尚書比部員外郎崔君墓誌銘

崔君象之有道君子也余妻雖象之之姊然其相友也  
以賢而不以親今之云亡其子振孫等以墓有銘哀號  
馳訴屬余以辭余固知象之者其可不銘象之諱公孺  
後魏清河大房七兵尚書休之後今爲開封鄆陵人曾  
祖周度仕周佐充帥慕容彥超幕帥判以大義切責遇

害贈祕書少監祖汝礪以父死節補右班殿直贈尚書  
兵部侍郎父立爲世名臣終尚書工部侍郎贈禮部尚  
書象之幼簡重有高識喜學善屬文始以父任補將作  
監主簿耻在蔭籍欲自取進士第旣不利有司慨然以  
篆刻之技不足爲遂益究覽經史百家之言至于浮屠  
老子之書無不探考得其淵妙視富與貴恬然不能少  
動其心也初監許州商稅丁尚書憂服除監許州合流  
鎮商稅再監許州商稅丁所生靈壽縣太君嚴氏憂服  
除時丞相賈魏公鎮許薦知陽翟縣事歲滿簽書忠武  
軍節度判官事用三司奏都太管勾許汝州石塘等河



催綱累遷尚書比部員外郎熙寧四年正月十七日以疾卒年五十八象之孝悌仁恕出於天性母夫人仁壽郡太君冉氏早亡事尚書與嚴夫人朝夕左右承順顏色未嘗少懈其居喪也水漿不入口者累日及葬雖盛寒必跣足負土與庸者雜作終喪始復葷茹兄弟皆盛年物故孤遺滿室象之極力撫養不忍去為遠官故仕宦專以庇族為意不復計較資品高下居官治民清約不擾見有位者必為陳國家大計民之疾苦與夫所知之賢者異以行其言而已未嘗自有也正人佳士雖未識面推嚮不已道或不合雖大權重位招之不往也慶

曆中仁宗皇帝勵精圖治象之乃詣闕上書論十事其目曰培根本教宗室擇守宰求遺逸資孝治御英豪輕賦斂省寃滯節浮費嚴武備凡數千言引據深切而亦不求人知亡後諸子得其藁于楮中於是人益知夫象之雖在小官有愛君憂國之心而自晦其德如此與人交務盡誠信以風誼自許有過失者必毅然規正無不畏而為善周人之急厚自損刻而不以為惠也從事許昌日官吏斷獄誤引重比同幕梁統者懼及于譴則銓格為廢人象之曰持議而誤在我遂請獨當其罰論者高君之義所居東北隅有亭曰葆光尚書之所創也君



常處其間默坐終日外無一物能嬰其慮交游之至則以文酒爲樂往往忘其鄙吝與處士孔寧極尤相厚善每一過從則閉關談道率踰旬不忍別去素樂閑退與相知爲林泉之約願預者輒以籍記之已而皆背去其籍爲空象之笑而不怪焉然象之亦爲族屬所累未能如其素志而天又不畀其壽悲夫臨終謂諸子曰吾神識無纖毫妄亂來亦我來去亦我去此又見其達性命之深也其作詩尤工人多賞其清麗夫人安福縣君程氏某官某之女柔順而正內治以修男二人長曰振孫大理寺丞次曰保孫試將作監主簿象之教子嚴而有法而皆能承訓自飭當嗣其慶云以某年三月二十一日葬于鄭州新鄭縣某鄉尚書之兆次銘曰

既孝于家又忠于友惟德之尊富貴紛麗恬不可誘惟道之存死生之際亂則何有達性之根人雖亡矣名不朽矣事著斯文

故尚書祠部郎中集賢校理致仕趙君墓誌銘

熙寧四年夏六月趙君子淵自管勾西京留司御史臺引年得謝退處于修善坊之私第未幾病且逾月度必不起遽取筆自書命其子咸以誌文屬余七月二十九日果卒咸亟遣人持其所需號訴來請余泣而視之知



子淵所以屬余者以友壻之分又悉其平生操守施設使書其實足信于後世此奚可辭子淵諱宗道開封封丘人給事中贈司空賀之子贈左衛上將軍正德之孫贈左屯衛將軍增之曾孫司空在仁宗朝更任顯要為時名臣子淵幼警拔自立力學能文屢舉進士不利始從父任補將作監主簿監舒州鹽酒稅汝州稻田務執政薦其材召試學士院得館閣校勘改集賢校理累遷大理寺丞主宗正寺簿通判河陽以太子中允同判登聞鼓院丁司空憂服除同知太常禮院出知宣州改太常丞子淵為政知所先後下車首興學校招廣生員起

市橋屋取資以充其用又選良師以講勸之人人樂于為善宣民素尚巫鬼病者不醫以事祈禳子淵為擇方書之驗者刻石示之復出公帑緡為藥劑以時拯拯民脫橫天因變其俗涇邑豪劉氏毆死人厚用賂冀以死者緣他疾獲免子淵察其姦卒寘于法吏受賂者悉黥竄之一郡肅然歲滿得郭輔之者求代始輔之以所逐兵舟不如意及至郡會子淵居式假不能出遂大忿恚子淵去搜剔疵累窮極纖悉無所得因撫疑似之事緣飾以聞子淵不堪其誣即奏辨之朝廷為置司推究事盡白猶以奏牘中一二語差在律以身事訴止坐杖法官深文



以詐不實論奪一官落職既而御史中丞魚公周詢極  
陳其寃得復中允監亳州酒稅物論猶不平繼得今太  
子少師趙公槩暨兩禁臺憲官十數人交章薦雪始還  
官與職知宗正丞事兼判登聞鼓院知濱州會河決六  
塔郡界有遙堤監司欲決以醜其流子淵執不可雖督  
之愈急愈不奪民賴以全又立保法檢制姦盜比戶以  
安代歸爲郡牧判官遷太常博士權開封府推官嘉祐  
四年京西大饑轉運使請擇列郡守以濟災饑子淵被  
選知潁州子淵於救荒之術素已經慮賑給存勞無所  
不至寇盜屏息流庸以復俄權三司戶部判官出知晉

州時營奉永昭方中諸郡皆嚴期賦民物價翔而費益  
倍子淵獨取帑中物官自營致使民徐償之境内寂然  
無所擾民既飽其德惠相率走闕下請留朝廷知其能  
就徙陝州晉人號呼遮道子淵不得前爲駐留彌日得  
間道馳去陝素以土厚水脉深不爲井唯橐山泉貫城  
中以資衆用歲雨數壞堤渠絕流則民汲于永定澗既  
遠且勞子淵曰今邊州巖堡往往皆井此平地反不可  
耶亟選匠者相廬巷便民之所浚二十井皆未數仞得  
美泉民歌喜之未足與甘泉同永其思也子淵自博士  
四遷尚書祠部郎中知蔡州郡城北直門東西有二橋



跨汝水上岍高峻非得巨材不能立數歲輒壞每一易  
費民貲幾萬緡俚諺目爲害民橋子淵卹其久弊思力  
去之募工取確山石先易其東者衆論囂然難之子淵  
不聽至聞于朝有詔問狀子淵別白利害保于必成朝  
廷從之已而橋成患絕爲利無窮子淵自年及從心日  
思退去會秩滿懇求西臺旣得請須期歲餘新第完美  
日談笑其間無復以軒冕爲意未踰時即還君事方且  
放懷林泉以造羲皇之域而天嗇遐福遽奪之年悲夫  
子淵性方重不妄進止外嶷嶷若不可犯而內極樂易  
卽之益溫與人交篤于風誼澹泊寡欲至老無聲色之

惑爲政詳敏得其綱要當事劇訟挈他人雖勞精竭慮  
不能判者子淵視若閒暇處之無不中理善筆札長于  
詩弈公退必引賓屬以此爲樂其他不好也慶歷中杜  
正獻公范文正公與諸賢以忠義並進天子方虛心仰  
成諸公亦銳于爲報而俱知子淵之才未及薦擢爲僥  
倖者所沮相繼罷去子淵義之所激時上書開陳得失  
當塗者聞而惡之故輔之因得希合竒中事雖獲辨而  
淹回者十年不得乘時奮其所長子淵亦明于義命居  
常泰然未嘗少動其心也事二親孝執喪過毀幾不能  
生同宗五世族大愛周內外疎屬孤無依者必收鞠成



人爲畢婚嫁先塋在封丘地頗卑下會隣有葬者穿地  
未及尋而泉已出子淵視之大驚曰近歲京師雨水多  
沮洳使然吾親葬此豈得安耶於是專意改卜卒得地  
于伊闕之府下村遂遷祖考二世之喪以安厝之決謀  
居洛以便子孫之奉前後奏疏論說時事多見採納如  
與皇族結親必取三代告身按驗以絕富民妄冒之弊  
經科增對大義弛茶禁通商流外官不爲縣令編論政  
體書資訓鑒之益皆自子淵發之子淵年七十三娶崔  
氏尚書工部侍郎立之女封安平縣君事舅姑盡孝睦  
宗族盡勤柔懿之行親黨稱之先子淵而亡五男長曰

隨將作監主簿次未名俱早世次鼎太子中舍知江陰  
軍江陰縣次咸大理寺丞次濟太子中允權發遣淮南  
同提點刑獄公事皆謹臨門法以材自奮而咸向任二  
司編修令式懇請宰邑河南以便親養子淵疾得朝夕  
省侍奉遺語幹後事罔不如素三女長適尚書屯田員  
外郎張仲松次適尚書比部員外郎呂昌暉次適贊善  
大夫張德源以其年十一月五日諸子舉子淵之喪葬  
于司空之兆次銘曰

夫惟有才始可言命吾蘊有餘用焉弗罄繫偶不偶命  
也誰競已或無有奚取命證噫嘻子淵其才孰肩畜不



大發匪命胡然少施郡治功疇與先進平退勇始終茂  
焉伊洛之間地環勝勢旣安祖考遂我素志今茲卜宅  
又從而窳敦樽雖藏令名不閱

故太常博士周君墓誌銘

太常博士周君熙寧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以疾卒其  
子尚書屯田郎中革號訴于余曰革嘗從事于幕府而  
先君素遊門下今不幸棄孝養將卜明年正月二十六  
日葬于相州安陽縣感化鄉祖塋之次得公一二言以  
銘其墓存歿之榮也余安得以辭君諱孝恭字宥之其  
先真定府藁城人四世祖徙于趙郡之平棘今為平棘

人父文舉博學善推步有人倫之識以長子尚書比部  
郎中孝孫登朝累贈衛尉卿嘗謂比部君他日當自取  
美宦君次子也而曰汝雖不及祿仕乃吾保家之主後  
皆果然君幼聰警盡得其父學至于天文地理陰陽織  
緯之書無不究習臻其奧妙而未嘗輒言也累應明經  
不中第感父昔言遂忘懷軒冕以恬晦自高平居接高  
僧從善友相與研究內典辨析精義於是禪宗律學煥  
然大通持比為樂終老不倦晚好道家之言益自明悟  
天資仁恕不害生物每出衢路見貧弱可憐者必盡所  
有以濟之而自處儉薄雖資用不給怡怡如也事比部



兄極于悌順與之治生營業室居不憚寒暑卒能成就  
推而不有其後諸姪皆蒙賴焉與人言務盡誠慤義主  
規勸聞者欣服之都官君奉養至孝聞聽所悉頃自河  
北監牧使擢提點本路刑獄公事以職在巡按時去庭  
闈懇辭不就已而君得疾衣不解帶朝夕省侍訪醫藥  
事祈禳無所不至卒弗獲驗然享年八十有一在人子  
之心猶爲不足質於五福幾得其全斯亦積善之效也  
君始以都官君登朝授明堂恩授大理評事英廟登極  
遷光祿寺丞治平郊恩改祕書省著作佐郎今上即位  
轉太子中允都官君恩賜五品服又回授之兩遷太常

博士皆以郊饗推恩也次子鼎未仕一女適保州司理

參軍毛楷銘曰

天相善人宜乎得壽子極孝養斯爲有後節行之懿孰  
傳之久吾銘而藏是謂不朽

安陽集卷第四十九



安陽集卷第五十

宋魏王韓琦著

大清河南彰德府知府同安後學黃邦寧重修

故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贈太子太師歐

陽公墓誌銘

熙寧五年閏七月二十三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歐陽公薨于汝陰之私第年六十六上聞震悼不視朝贈公太子太師卹後加賻不與常比天下正人節士知公之亡罔不駭然相顧痛失依仰其孤寺丞君乃以樞密副使吳公所次功緒并致治命以墓銘為請竊惟



當世能文之士比比出公門下不屬於彼而獨以見屬  
豈公素諒其愚謂能直筆足信後世耶此其敢辭公諱  
修字永叔唐太子率更令詢四世孫琮嘗爲吉州刺史  
又八世生萬復爲吉之安福令子孫因家焉曾祖諱柳  
安福六世孫也孝悌之行鄉里師服南唐爲武昌令累  
贈太師中書令曾祖妣劉氏追封楚國太夫人祖諱偃  
強學善屬文南唐時獻所爲文十餘萬言試補南京衙  
院判官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李氏追封吳  
國太夫人父諱觀性至孝力學咸平中擢進士第當官  
明而尚忍每決重辟尤加審謹苟理有可脫必平反之  
終泰州軍事判官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鄭  
國公自公祖始徙居吉水後吉水析爲永豐今爲永豐  
人公四歲而孤母韓國太夫人鄭氏守志不奪家雖貧  
力自營贍教公爲學公亦天資警絕經目一覽則能誦  
記爲文下筆出人意表及冠聲問卓然天聖中舉進士  
凡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爲第一逮崇政試雖中甲  
科人猶以不魁多士爲恨初補西京留守推官洛尹文  
康王公知非常才歸薦于朝景祐初召試遷鎮南軍節  
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時文正范公權尹京邑以直道自  
進每因奏事必陳時政得失大忤宰相意斥守饒州諫



官不敢言公貽書責之坐貶峽州夷陵令余安道尹師  
魯繼上書直范公復被逐當時天下以四賢稱之俄徙  
光化軍乾德令改武成軍節度判官康定初召還復館  
閣校勘遷太子中允預修崇文總目成改集賢校理同  
知太常禮院請外補通判滑州事慶歷初仁宗御天下  
久周悉時敝重以西師未解思欲整齊衆治以完太平  
登進輔臣必取人望收用端鯁以增諫員公首被其選  
擢太常丞知諫院事賜五品服未幾同修起居注公素  
稟忠義遭時遇主自任言責無所顧忌橫身正路風節  
凜然時正獻杜公文正范公今司空富公皆在二府公

每勸上乘間延見推誠咨訪止後開天章閣屢召諸公  
詢究治本長策大議稍稍施用紀綱日舉僥倖頓絕小  
人始大不喜相與巧詆必期破壞公常極力左右之俄  
拜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大臣有建白請廢麟州徙  
其治于合河津以省餽餉者命公親往相視使回奏曰  
麟州天險正據要害不可廢第減其兵駐並河諸堡有  
警呼集數舍之近耳兵旣減糧自不乏詔從之又奏忻  
代州苛嵐火山軍並邊民田始潘美爲帥患虜時入寇  
徙其民以空之遂號禁地自景德通好我雖循舊而虜  
人盜耕不已計募民計頃出丁爲兵量入租粟以耕之



歲可得數百萬斛邊用給矣不然他日必盡為虜人所  
有時并帥耻謀不自己沮撓久之其後卒如公請凡賦  
歛過重民所不堪者又奏罷十與事疲俗以安四年秋  
北虜盛兵雲州聲言西討朝廷疑兵有謀議選文武材  
臣密為經畫二府請輟公以往即以公為龍圖閣直學  
士河北都轉運使公至則區別官吏使能者盡力均徙  
財用而邊計有餘奏廣御河漕運造鑠楸船以絕侵盜  
置都作院于磁相州一道兵械悉仰給焉方條列北方  
利病欲大為措置會文公范公與同時入輔者終為讒  
說所勝相繼罷去一時進用者皆指之為黨公復慨然

上書極言論救執政與其朋益怒協力擠之初公有妹  
適張龜正龜正亡無子妹挈前室所生孤女以歸及笄  
公為選宗人晟以嫁之會張氏以失行繫獄言者乘此  
欲並中公復据張氏貲產事遂興詔獄窮治上為命內  
臣監劾卒辨其誣猶降授知制誥知滁州事執政意不  
快撫勘官與監劾內臣細故皆被責八年春就改起居  
舍人知揚州事踰年徙知穎州事皇祐初復龍圖閣直  
學士二年秋移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歷尚書禮  
部吏部郎中丁太夫人憂去職服除入見上怪公鬚髮  
盡白惻然存撫恩意甚厚命判吏部流內銓素忌公者



恐將大用乃僞爲公疏請汰內臣以激衆怒有選人胡宗堯者當引對改觀前任本州嘗以官舟假人已而經赦去官止得循資公與判南曹官對日取旨上欣然令改官宦者楊永德密奏曰宗堯翰林學士宿之子有司援救之私也遂出公知同州事物論不平上亟開悟留公刊修唐書俄入翰林爲學士史館修撰勾當三班院至和二年夏請郡改侍讀學士知蔡州事留不行復除翰林學士判太常寺兼禮儀事遷右諫議大夫嘉祐三年夏兼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事前尹孝肅包公以威嚴得名都下震恐而公動必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或以少風采爲言公曰人材性各有短長吾之長止于此惡可勉其所短以徇人邪旣而京師亦治四年春請罷府事改給事中充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俄兼翰林侍讀學士五年冬以本官爲樞密副使明年秋參知政事英宗登極遷戶部侍郎治平初特轉吏部侍郎今上嗣位改尚書左丞公自處二府益思報稱毅然守正不爲富貴易節凡大謀議大利害與同官論辨或在上前必區別是否未嘗少有回屈文武之士陳請百端公常委曲開諭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用是人多怨誹至于臺諫官論事有不中理者往往正色折之其徒



尤切齒日欲求疵合攻公自視無他不恤也始英廟踐祚按祖宗舊典皇族尊屬之亡者皆贈官改封濮安懿王英廟所生父也中書以本朝未有故事請付有司詳處其當上謙恭謹重命過仁廟大祥下禮院與兩制官同議如期詔下衆乃言王當稱伯改封大國中書以所生父稱伯疑無經據方再下三省議上遽令權罷俾有司徐求典故事久不行臺官挾憤不已遂持此斥爲公主議上章歷詆必請議定及以朝廷未嘗議及之事肆爲誣說欲惑衆聽又相率納告身以示必去上數敦諭知不可留各以本官補外後來者以風憲不勝爲耻窺

伺愈急今上即位初御史蔣之奇者乃造無根之言欲以汚公中丞彭思永乘虛助之公退伏私居力請公辨上照其誣罔連詔詰問二人者辭窮皆至貶公遂懇辭柄任上不得已除公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事熙寧元年秋遷兵部尚書知青州事充京東東路安撫使時散青苗錢法初行衆議皆言不便朝廷既伸告誡公猶請除去二分之息令民止納本錢明不取利又請先罷提舉管勾官然後可以責州縣不得抑配不報三年夏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河東路經畧安撫使公累上章辭勾易蔡州大略以久疾昏耗不任



重寄復曰時多喜新奇而臣思守拙衆方興功利而臣  
欲循常執政知終不附已俄詔聽以舊官知蔡州事公  
在毫已六上章請致政上眷惜之不允至蔡踰年復申  
前請志益堅確上察其誠命優改官致仕年方六十有  
五天下士大夫聞公勇退無不驚歎云近古所無也公  
天資剴勁見義敢爲襟懷洞然無有城府嘗以平心爲  
難故未嘗挾私以爲喜怒獎進人物樂善不倦一長之  
得力爲稱薦故賞識之下率爲聞人唯視姦邪嫉若讐  
敵直前奮擊不問權貴後雖陰被讒逐公以道自處怡  
怡如也平生篤於朋友如尹師魯梅聖俞孫明復旣卒

其家貧甚公力經營之使皆得以自給又表其孤于朝  
悉錄以官自唐室之衰文體隳而不振陵夷至于五代  
氣益卑弱國初柳公仲塗一時大儒以古道興起之學  
者卒不從景祐初公與尹師魯專以古文相尚而公得  
之自然非學所至超然獨駕衆莫能及譬夫天地之妙  
造化萬物動者植者無細與大不見痕跡自極其工於  
是文風一變時人競爲模範自漢司馬遷沒幾千年而  
唐韓愈出愈之後又數百年而公始繼之氣畝相薄莫  
較高下何其盛哉所治經術務究大本嘗以先儒于經  
所得多矣而不能無失唯其說或有未通公始爲辨正



不過求聖人之意以立異論嘉祐初權知貢舉時舉者  
務爲險恠之語號太學體公一切黜去取其平澹造理  
者即預奏名初雖怨讟紛紛而文格終以復故者公之  
力也筆翰適勁自成一家人有得其片幅必寶藏之歷  
典大郡以鎮靜爲本明不及察寬不至縱吏民受賜旣  
去追思不已滁揚二州皆立生祠嘗奉使契丹其主必  
遣貴臣押宴出于常例且謂公曰以公名重故耳其爲  
外夷欽服如此至和中陳恭公爲相欲塞商胡決河使  
歸橫隴故道公言橫隴地已高仰功大不可爲未幾陳  
罷去有李仲昌者乃議道商胡水入六塔河公復上言

六塔素隘狹不能容大河若爲之必潰決害愈甚時執  
政是仲昌議又不用公言後六塔堤果壞不成自博以  
下數州皆被水患衆服公先識在侍從八年竭誠補益  
前後上言百餘事仁宗嘗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故  
其言多所聽納因嘉祐水災凡兩上疏請選立皇子以  
固根本及在政府遂與諸公參定大議方英廟過自謙  
退未即承命事久未決衆悉危之公協心開助忠力爲  
多及即位之初感疾未能聽斷慈壽預政事出權宜公  
與諸公往來兩宮鎮安內外卒復明辟人無間言嘗被  
詔撰唐書紀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又自撰五代史



七十四卷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奏議十一卷四六集七卷集古錄跋尾十卷雜著十九卷公于物無他玩好獨好收古文圖書集三代以來金石銘刻爲一千卷用以校正傳記訛謬人得不疑晚年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常置酒一壺吾老于其間是爲六一因自爲傳以志之初娶胥氏翰林學士偃之女繼室楊氏集賢院學士諫議大夫大雅之女今夫人薛氏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簡肅公奎之女累封仁壽郡夫人男八人長發次奕

並光祿寺丞次榮大理評事次辯光祿寺丞餘皆早卒女三人皆早卒熙寧某年某月某日諸孤奉公之喪葬于某地銘曰

噫公之節其剛烈烈弼違斥姦義不可折噫公之文天資不羣光輝古今左右典墳直道而行屢以讒蹶卒寤而知惟帝之哲升贊機務方隅以寧參議宰政社稷是經成此至公大忠以效德高毀及退不吾較公之來歸旣安且怡宜報以壽戾也胡爲公文在人公迹在史惟茲不窮亘千萬祀

故樞密直學士禮部尚書贈左僕射張公神道



碑銘

故樞密直學士禮部尚書贈左僕射張公以魁竒豪傑  
之材逢時自奮智略神出勲業赫赫震暴當世誠一代  
之偉人也某向守大名其孫堯夫主簿元城一日具書  
來告曰堯夫之曾祖昔事太宗真宗朝勤勞內外有大  
名于天下而自葬距今歷年久矣墓碑之刻闕然未立  
請書其實以表神道固祖烈之益光也某嘗總領史局  
觀所載公文武大節頗亦詳矣然其絕異之政與夫遺  
愛之迹較然著于人聽者猶未完悉今得與鉅賢論次  
而發揚之以昭示于後世誠所願已公諱詠字復之世

本鄆人後徙居澶之臨黃及公葬其先于鄆城故爲濮  
之鄆城人曾祖諱立祖諱鐸遭唐末與五代之亂皆潛  
養德業退處無悶父諱景以儒行自富鄉里稱之公登  
朝授大理評寺累贈太常卿公少倜儻有大志尚氣節  
重然諾爲學必本仁義不喜浮靡太平興國四年秋與  
忠愍寇公同赴大名舉議將首薦公公以同郡張覃素  
有文行即率寇公上書請以覃爲這一府欽歎遂如公  
言士論多之明年春擢進士第授大理評事知鄂州崇  
陽縣事六年遇郊恩改將作監丞雍熙初遷著作佐郎  
歲滿擢太子中允通判麟州事端拱籍田恩轉祕書丞



代歸通判相州事公以親老辭得監濮州稅俄選知開  
封府浚儀縣事賜五品服時寇公與文靖李公故樞密  
副使宋公湜連為其才擢荆湖北路轉運使淳化初就  
改太常博士制置使稱其能詔褒美之太宗素知公可  
用召還超拜虞部郎中賜三品服未逾旬擢為樞密直  
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勾當三班院時張  
永德為并代帥小校犯法杖之而死有詔按罪公封還  
詔書曰永德方被邊寄若責一小校遂摧辱之臣恐帥  
體輕而小人慢上矣不納既而果營卒脅訴其大校者  
上始寤公言面加慰勞四年冬東西兩川旱民飢吏失

救卹寇大起五年正月賊首李順陷成都府詔遣昭宣  
使王繼恩充招安使率兵討之復命公知成都府事五  
月繼恩破賊收成都上留公至秋始遣行時關中率民  
負糧以餉川師道路不絕公至府問城中所屯兵尚三  
萬人而無半月之食公訪知鹽價素高而廩有餘積乃  
下其估聽民得以米易鹽於是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  
數千萬斛軍中喜而呼曰前所給米皆雜糠土不可食  
今一一精好此翁真善幹國事者公聞而喜曰吾令可  
行矣時益雖收復諸郡餘寇尚充斥繼恩恃功驕恣不  
復出兵日以娛燕為事軍不戢往往剽奪民財公於是



悉擒招安司素用事吏至廷面數其過將盡斬之吏皆  
股栗求活公曰汝帥聚兵玩寇不肯出皆汝輩爲之今  
能亟白乃帥分其兵尚可免死吏呼曰唯公所命兵不  
分願就戮公釋之繼恩即日分兵隴州當還京師者悉  
遣之不數日減城中兵半既而諸軍請食馬芻粟公命  
以錢給之繼恩詔曰馬不食錢給錢何也公聞召繼恩  
謂曰今賊餘黨所在尚多民不敢出招安使頓兵城中  
不即討芻粟民所輸今城外皆寇也何由得之繼恩懼  
即時出城討賊公計軍食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運糧  
上喜曰向益州日以乏糧爲請詠至方踰月已有二歲

備此人何事不能了朕無慮矣公以順黨始皆良民一  
三爲賊脅從復其間有疲弱偶挂盜籍者當示以恩信  
許其自新即揭榜諭之已而首者相踵公皆釋其罪使  
歸田里一日繼恩械賊數十人請公行法公詢之悉皆  
前所自首者復縱之繼恩恚而問公公曰前日李順脅  
民爲賊今日僕化賊爲民不亦可乎公度繼恩日橫不  
能改亟以狀聞願選忠實可倚者與繼恩共事庶不敢  
獨任上乃命入內侍省押班衛紹欽充同招安使自  
是繼恩兇勢爲屈未幾二人者皆名歸就以劔門關總  
管上官正爲招安使順之餘黨公撫安于內正擒討于



外再閱月而兩川平至道二年改兵部郎中繼丁父與  
母新昌郡太夫人謝氏憂皆起復三年秋西川都巡檢  
使韓景祐爲所部廣武卒劉盱所逐率衆掠懷安軍破  
漢州公方與僚屬會大慈寺報至飲燕如故舉城憂之  
賊又掠邛蜀將趨益公適會客報者愈急公復不問其  
夕始召上官正謂曰賊始發不三四日破數郡勢方銳  
不可擊今人得所掠氣驕敢逼吾城乃送死耳請出兵  
北至方井當遇賊破之必矣正即受教及行公爲出送  
于郊激其盡力正至方井果遇賊一戰斬盱首餘黨盡  
平衆益服公料敵制勝人所不及真宗即位遷左諫議

大夫咸平初召拜給事中充戶部使改御史中丞承天  
節大臣主齋會被酒不如禮公彈奏之無所憚二年與  
溫公仲舒同知貢舉俄以工部侍郎知杭州事時歲飢  
民冒禁販鹽捕獲者數百人公悉寬其罰官屬執言不  
可公曰錢塘十萬家餓殍如此若鹽禁益嚴則聚而爲  
盜患益甚矣俟秋成敢爾當痛以法繩之境內卒以無  
擾時歲滿杭人詣闕請留有詔褒其善政五年冬改知  
永興軍府事初公之自蜀還也詔以諫議大夫牛冕代  
公公聞之曰冕非撫御才其能緩戢乎始踰年果致神  
衛大校王均之亂逐冕據益州後雖討平之而民尚未



寧會茲守馬公知節徙延安上以公前治蜀長於安集  
威惠在人復以公爲樞密直學士遷刑部侍郎知益州  
事蜀民間之皆鼓舞相慶如赤子久失父母而知復來  
鞠我也公知民信已易巖以易凡一令之下人情莫不  
慰愜蜀部復大治轉運使黃觀以政迹聞賜詔加獎就  
改吏部侍郎命謝濤巡撫于蜀上遣濤諭公曰得卿在  
蜀朕不復有西顧之憂因詔公與濤議鑄景德大鐵錢  
于嘉邛州一當小鐵錢十銅錢一于今便之景德三年  
召還復掌三班院兼判登聞檢院中歲瘍生于腦不能  
巾櫛求知潁州上以公名臣有人望兩守益部政無及  
者不當屈于小郡以真定府青州皆大鎮也聽公自擇  
公皆不就上曰昇州可乎公即拜命大中祥符元年東  
封恩轉尚書左丞時金陵多火災居者不安公廉知皆  
姦民所爲潛捕得之乃命先折其脛斬之以狗火患遂  
絕中使祠茅山還言城中有黃雀蔽日而墜空中聞水  
聲上視占書主民勞謂輔臣曰但守臣得人此固無患  
今詠在彼又何虞也三年春秩滿昇民請留遷工部尚  
書再任俄以江東旱命兼昇宣等十州安撫使祀汾陰  
恩加禮部尚書以瘍疾甚上章求分司西京上閱之亟  
令代還不能朝懇請便郡差知陳州事終于八年八月



一日年七十上嘗稱公有將相器以疾未及用至是大  
痛惜之命優贈官仁宗朝追謚忠定公天賦正直濟以  
剛果始終挺然無所屈撓自力學筮仕則有澤及天下  
之心而以富貴為薄逸人傳霖高蹈之士與公素善公  
嘗與夜會劇談時諸隣多病瘧者一夕頓愈逮登第與  
傅詩有巢由莫相笑心不為輕肥之句此見公之志也  
嘗訪三峯陳先生搏一見公厚遇之顧謂弟子曰此人  
於名利澹然無情達必為公卿不達則為帝王師其為  
高人推重如此早學擊劍遂精其術兩河間人無敵者  
生平勇于為義遇人艱急苟情有可哀必極力以濟無

所顧惜當官凡所施設動有遠識始時人或不能測其  
後卒有大利民感無窮至自奉養逮于服玩之具則寡  
薄儉陋雖寒士不若也公退闢靜室焚香燕坐聚書萬  
卷往往手自校正旁無聲色之好臨事明決出人意外  
凡斷罪以辭者人皆集錄于今傳之在餘杭有富民病  
將死子方三歲乃命其壻主其貲而與壻遺書曰他日  
欲分財即以十之三與子而以七與壻子時長立果以  
財為訟壻持其遺書詣府請如元約公閱之以酒酹地  
曰汝之婦翁智人也時以子幼故以此屬汝不然子死  
汝手矣乃命以其財三與壻而子與其七皆泣謝而去



服公明斷前後治益愛利之政不可悉紀舉其大者則公嘗以蜀地素狹游手者衆事寧之後生齒日繁稍遇水旱則民必艱食時米斛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使如其價歲折米六萬斛至春籍田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估糴之奏爲永制逮今七十餘年雖時有災饉米甚貴而益民無餒色者公之賜也蜀風尚侈好遨樂公從其俗凡一歲之內游觀之所與夫飲饌之品皆著爲常法後人謹而從之則治違之則人情不安輒以累罷去嘗寫其真自號乖崖子復爲贊曰乖則違衆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及公之亡也蜀民間之皆罷

市號慟得公遺像置天慶觀之仙遊閣建大齋會事之如生至今不懈昔召公分陝而治民愛而思之嘗聽訟于棠下戒勿翦伐羊公在襄陽立碑峴首民戴遺德過輒墮淚後歷千餘載能繼其風凜然如存者獨公一人而已公有清鑒善臧否人物凡所薦辟皆方廉恬退之士嘗曰彼好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吾舉益不貢士者幾二十年學校頽替公察郡人張及李旼張達者皆有學行鄉里所服遂延獎加禮敦勉就舉後三人悉登科歷美官於是兩川學者知勸文風日振由公之誘掖也文章雄健有氣骨稱其爲人嘗爲聲賦梁公周翰覽而



歎曰二百年來不見此作矣有文集十卷公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陳州之某地夫人唐氏先公而已繼王氏故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顯之女封太原郡夫人天僖三年終于陳之私第子從質衛尉寺丞公亡未踰月哀毀而卒一女適故翰林學士王公禹偁子奉禮郎嘉祐孫幾人某為某官銘曰

太行峙朔洪河瀉天河山之間實生大賢賢不徒出惟聖偶焉發為事業文武之全兩治西蜀荐綏南夏易亂以寧即荒而化夫惟管蕭尚足王霸如公之才不宰天下而俾惠澤止濡一方錫民父母遺國棟梁有煒公躋日星之光何假斯文始傳其芳

故尚書工部侍郎致仕贈工部尚書崔公行狀

曾祖光表右補闕直史館

祖周度兗州節判官贈祕書少監

父汝礪左班殿直贈尚書兵部侍郎

本貫開封府鄆陵縣儀鳳鄉鳳凰里名立字本之年七十五

崔出姜姓始齊丁公之嫡曰李子以其國推叔乙而食采于崔因而命氏十六世孫業為漢東萊侯居清河之東武城至後魏殿中尚書休始與其弟寅分大小房休



號大房自元魏歷周隋間世居顯仕而至唐尤甚與盧  
李鄭三姓遂爲諸侯之望而崔爲之首曾祖諱光表清  
河大房休之後十二世孫也後唐同光初舉進士爲天  
下第一終右補闕直史館祖諱周度性忠鯁敢言周初  
爲兗州節度判官其帥慕容彥超叛即以大義譬責之  
復引近世逆順禍福以爲監不聽卒爲其所害周祖聞  
而傷之贈祕書少監父諱汝礪以父死節尚幼朝廷欲  
優其廩給乃以爲左班殿直後以家世儒者耻從武弁  
之列遂棄官歸鄆陵安處先廬不以榮利爲意以公貴  
累贈尚書兵部侍郎公諱立字本之侍郎之次子也少  
警悟博學而尤長于古文時柳公仲塗爲世大儒學者  
師仰一見公文而竒之於公卿間比比延譽咸平二年  
秋舉進士於開封府試入高等明年春及第補果州團  
練推官郡有役卒輦官物于他州苦其道路之險乃率  
衆錢僱便舟而下其守姜從革者發其事法官張昇引  
率斂條坐始謀與率錢卒三人皆當斬公曰釀錢私已  
與本意于公殊科罪當杖固執不斷姜怒乃以具獄聞  
請下有司詳讞卒如公議姜與法官俱得罪滿歲用是  
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臨清縣事丁侍郎憂去職服除  
知壽州安豐縣事屬歲大水壞期斯塘民失灌溉之利



者殆千餘家公亟募工徒補塞隄障日暴露于塘下踰月而塘完民以安業轉殿中丞徙通判廣州事改太常博士嶺南船商所湊珍貨叢委至者一爲利所動則隳其故節公素以清約自守凡彼之所有不市一錢官滿但舟貯俸緡所餘而還時文懿張公爲本道轉運使常歎服之曰古之所謂廉吏者恐無以過此俄丁母延安郡太君李氏憂去官服闋通判許州事改屯田員外郎知江陰軍事仁宗即位以恩增秩都官邑有利港者舊溉民田數千頃歲久湮廢公諭其民開濬之曰初雖少勞而其利無窮民皆樂然獻力逮成官無少費而民利如故又開橫河六十里以通漕運舟楫之便天子嘉之兩賜詔書褒美代還會東都塞決河命公提舉受納稍草是時所費旣廣旁逮數路之民皆被科擾公度興功過半薪槌山積而所逋之數尚數百萬皆單細之戶力不能堪者公獨抗奏願一切蠲放保無所乏朝廷從之衆大蒙惠遷職方員外郎知隸州事城中池素爲鹵民苦水泉不給公擇衢巷要便之地爲浚百井而間有甘冽者衆謂公至誠之感闔郡歌樂之累遷都官郎中歷知漢相潞三州事以明道恭謝天地恩遷職方俄轉太常少卿知兗州事值歲大蝗旱民罹凶歎公度荒政之



急而爲常法所拘者一皆濟以權宜唯上所罪又募里  
豪出粟數十萬斛以哺飢者所活甚衆而施浹旁境繼  
徙鄆涇二州就拜右諫議大夫改知耀州事耀民氣豪  
喜訟號難治始至繫囚滿獄公爲區判善惡勸沮明白  
未幾民服公化境內以清代歸民走漆沮二水之次邀  
公呼曰吾之父母今焉往至羣卧灘石上使公馬不得  
前公爲回駕翌日繇間道乃得去至闕以年漸高筋力  
不强願補閑僻之郡乃出知濠州事轉給事中年甫七  
十卽上書曰臣老矣於國家之事力不能勉幸乞臣骸  
骨以歸田里上憐之進秩工部侍郎致仕公旣歸許之

私第遂謝絕人事治家圃羅植松竹中起小亭曰葆光  
自號葆光子終日怡然隱几于其間每良辰美節則召  
親族以觴詠爲娛樂心休休然自謂處羲皇之世如是  
者凡五年一日體中不佳召諸子而謂曰人生得七十  
者爲少而吾壽已過之又官爲丞卽汝輩皆爲京寺之  
官女配吉士吾自顧無一不足者夫生而死物理之常  
也汝輩但師吾忠孝無甚悲也諸子與家人皆環侍號  
泣不能勝而公神色不少變而終君子以爲達性命時  
慶歷三年十一月三日也公方重沉敏不妄喜怒外雖  
嚴莊而內極仁恕平居衿衽危坐凜然如在官府中家



人輩皆悚戢自飭無敢遽步于前者天性至孝二親之  
亡水漿不入口者累日蔬食柴毀見者嗟惻之事其兄  
中舍君尤謹順諸姪少孤皆奏以官義均已子歷治十  
郡所至務以約制煩以靜勝擾而政一出于仁惠凡議  
罪有不合法意或所誅不當其情者則類從輕比故民  
感而易化所去殊思之又性本恬晦不自夸耀以道平  
進志不可屈文靜呂公乃公之同年生也文懿張公乃  
向為監司知公之深者也而公足未嘗一妄及其門常  
曰人苟公而待物當自知我必欲求而後知則吾豈為  
此當東郡之督薪芻也內臣闕文應方為小官與公共  
事文應舉或不如法公必極言規正之後為入內都知  
權傾中外感公疇昔誨勗之恩百計欲一見公而不能  
得其自重如此前後上封言時政利害得失凡四十事  
多見施用能文之外復長於篇詠文正范公嘗謂某曰  
余向在江陰多見崔公詩格清而意遠詩人之作也有  
集二十卷自明巴歛集茲又見其謙德之高也夫人冉  
氏故職方員外郎宗閔之女淑行純德宗族師法門內  
之助肅然以和封仁壽郡君先公而亡年六十六以其  
年十二月十三日葬公與夫人于鄭州之新鄭縣臨洧  
鄉先侍郎之墓次男三人長勉天聖五年擢進士第強



敏能政終大理寺丞次公孺性渾厚有高識多聞博覽  
尤高名理之論今爲國子博士簽書忠武軍節度判官  
事次長孺和雅善屬文終大理寺丞女四人長適比部  
員外卽杜昉次適司封員外卽集賢校理知陝府事趙  
宗道次適大理寺丞張汝士次卽某之配也故於公治  
官治家之迹知之爲最詳而辭患鄙訥不能發揚公之  
清芬盛烈使纖悉而明著之姑舉其大槩以資名德鉅  
賢筆削之公用垂信于後世謹狀

安陽集卷第五十終

安陽集

附錄

歐陽修畫錦堂記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  
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  
侮之若季子不禮于其嫂買臣見棄于其妻一旦高車  
駟馬旌旄導前而士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跡  
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  
自悔罪于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  
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衛國公則  
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爲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



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  
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  
得志于一時出于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  
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為公榮桓圭衮裳不足為公貴  
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  
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于公也豈止夸  
一時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于相  
乃作畫錦之堂于後圃既又刻詩于石以遺相人其言  
以快恩讎矜名譽為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為榮而  
以為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

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險夷一節至于臨大事決  
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  
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絃歌者乃  
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  
詩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于是乎  
書



蘇軾醉白堂記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于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  
樂天池上之詩以為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羨于樂天而  
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為公既無愧于伊周矣  
而猶有羨于樂天何哉軾聞而笑曰公豈獨有羨于樂  
天而已乎方且願為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夫天  
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饑者求食  
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  
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途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  
既以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歸老于家而天下共挽



而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有羨于樂天無足怪者然以  
樂天之平昔而求之公較其所得厚薄淺深孰有孰無  
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畧謀安  
社稷而不自以為功急賢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  
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八蠻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  
身為安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于強健  
之時退居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  
池之樂府有餘帛廩有餘粟而家有聲伎之奉此樂天  
之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謨效于當時而文采表  
于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于古人此公與

樂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無  
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方其寓形于一醉也齊得  
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化者游非  
獨自比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己也厚其取名也廉  
是以實浮于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  
于老彭自同于邱明自以為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  
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為聖白圭自以為禹  
司馬良卿自以為相如揚雄自以為孟軻崔浩自以為  
子房然世終莫之許也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于人也  
遠矣昔公嘗告其子忠彥將求文于軾以為記而未果



公薨既葬忠彥以告軾以為義不得辭也乃泣而書之

重修安陽集跋

郡伯同安黃公刻岳忠武集創也刻安陽集因也二書成則一郡前喆之文章謂之表章無遺焉可也嘗考彰德文獻自漢迄金元唯建安諸子之辭賦李延壽之史傳奕之表論家有其書其他撰述之有名者如隋杜正藏之文軌宋陳貫之兵畧金趙秉文之滏水集曹珏之



卷瀾集元胡持之紫山集許熙載之東  
岡小藁有壬之至正集其流傳或顯或  
晦非博綜者或不克徧觀而盡識之而  
要論不朽之極軌必以韓忠獻岳忠武  
為最揆諸識大識小之義二書則其大  
焉者矣公特惓惓于是而不憚費日力  
以罄護惜之誠有以也夫林既與于忠  
武集之役茲復承公命廁名卷末有厚

幸焉用敢紀其顛末以為世之愛古者  
諗焉乾隆庚寅歲長至日湯陰縣知縣  
李林謹跋



李杜勤

詩

李

詩集卷一

李詩集卷一



